

鲁迅关于历史的论述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0.91

毛主席语录

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，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，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。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，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。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，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，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、最勇敢、最坚决、最忠实、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。鲁迅的方向，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

在“五四”以后，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，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。……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

中，不论在哲学方面，在经济学方面，在政治学方面，在军事学方面，在历史学方面，在文学方面，在艺术方面（又不论是戏剧，是电影，是音乐，是雕刻，是绘画），都有了极大的发展。二十年来，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，从思想到形式（文字等），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。其声势之浩大，威力之猛烈，简直是所向无敌的。其动员之广大，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。而鲁迅，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。

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“围剿”：军事“围剿”和文化“围剿”。也有两种革命深入：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。……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，却正在这一“围剿”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。

鲁迅的两句诗，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

铭。“千夫”在这里就是说敌人，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。“孺子”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。一切共产党员，一切革命家，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，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，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“牛”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前 言

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。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鲁迅的革命精神和历史贡献作出了最正确、最全面、最充分的评价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，在同党内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，毛主席多次号召我们学习鲁迅。

鲁迅自己虽然谦逊地说：“我是毫不治史学的”，但他留给我们的巨大的文化遗产，就可以证明，他不仅对中国历史有着极深湛的研究，而且是一位以历史研究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伟大战士。特别是在他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之后，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许多论述，更加精辟深刻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光辉。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继承和发扬鲁迅的光辉战斗传统，学习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是很有意义的。为此，我们将鲁迅关于历史的论述编辑在一起。

这本书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的。参加人员是：关山青同志、吉林师大学报编辑室的同志、吉林师大历史系、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学员、教师。他们经过多次研究、讨论，并征求了工农兵的意见。大家在学习鲁迅作品，学习鲁迅思想的过程中体会到，鲁迅的许多论述是古为今用，针对当时的斗争

而发的，含意非常深刻。有的又是从某一方面，如文学方面论述的，如何摘录、分类整理，是一个不易掌握的问题，更加上我们马列主义水平很低，对鲁迅作品学得很差，定有遗漏与谬误之处，我们恳请广大工农兵和专业工作者提出批评意见。

为了帮助读者深入理解鲁迅的唯物史观，我们于书后增设了两个附录，摘编了鲁迅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部分论述；又考虑到广大工农兵阅读的方便，试加了一些简要的注音和注释，供参考。

编者

一九七六年十月

目 录

一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·····	(1)
二、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···	(7)
三、孔孟之道把历史拉向反动倒退·····	(17)
四、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·····	(28)
五、新生事物是历史的未来与希望·····	(34)
六、重视对历史的研究·····	(39)
附录(一)·····	(51)
附录(二)·····	(69)

一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

古人说，不读书便成愚人，那自然也不错的。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，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。

《坟·写在“坟”后面》(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)

聪明人不能做事，因为他想来想去，终于什么也做不成。……世界是傻子的世界，由傻子去支持，由傻子去推动，由傻子去创造，最后是属于傻子的。

《鲁迅在厦门的演讲》(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)

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，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。建筑，烹饪，渔猎，耕种，无不如此；医药也如此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经验》(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)

我想，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，就有了创作的，可惜没有人记下，也没有法子记下。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，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，为了共同劳作，必需发表意见，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，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，都觉得吃力了，却想不到发表，其中有一个叫道“杭育杭育”，那么，这就是创作；大家也要佩服，应用的，这就等于出版；倘若用什么记

号留存了下来，这就是文学；他当然就是作家，也是文学家，是“杭育杭育派”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门外文谈》（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）

古今著作，足以汗牛而充栋，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？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隐士》（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）

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，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，要紧的，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，设法利导，改进，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，浪漫古典，都和他们无干，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，得些自己满足。假如竟有“好人政府”，出令改革乎，不多久，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。

《二心集·习惯与改革》（一九三〇年三月）

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，那些识得《十三经》的名目的学者，“灯红”会对“酒绿”的文人，并无用处，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，是明明白白的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中国语文的新生》（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四日）

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拚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，……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“正史”，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，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

这一类的人们，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？他们有确信，不自欺；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，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，被抹

杀，消灭于黑暗中，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。

◀且介亭杂文·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▶(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)

诚然，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，不明史法，不解在瑜中求瑕，屎里觅道，但能从大概上看，明黑白，辨是非，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。

◀且介亭杂文二集·“题未定”草(九)▶(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——十九日)

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，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。——譬如想有乔木，想看好花，一定要有好土；没有土，便没有花木了；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。

◀坟·未有天才之前▶(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)

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，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，长育出来的，所以没有这种民众，就没有天才。

◀坟·未有天才之前▶(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)

即使天才，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，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，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。

◀坟·未有天才之前▶(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)

泥土和天才比，当然是不足齿数的，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，也怕不容易做；不过事在人为，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。这一点，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，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。

《坟·未有天才之前》(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)

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项羽在，一烧阿房宫，便天下闻名，至今还会在戏台上出现，连在日本也很有名。然而，在未烧以前的阿房宫里每天点灯的人们，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姓呢？

《且介亭杂文·关于中国的两件事》(一九三四年)

字是什么人造的？

我们听惯了一件东西，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造的故事，对于文字，也当然要有这质问。但立刻就有忘记了来源的答话：字是仓颉(jié音杰)造的。

这是一般的学者的主张，他自然有他的出典。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，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。可见要造文字，相貌先得出奇，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，是不但本领不够，连相貌也不配的。

然而做《易经》的人(我不知道是谁)，却比较的聪明，他说：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他不说仓颉，只说“后世圣人”，不说创造，只说掉换，真是谨慎得很；也许他无意中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独自造出许多文字来的人的了，所以就只是这么含含糊糊的来一句。

……但在社会里，仓颉也不止一个，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，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，心心相印，口口相传，文字就多起来，史官一采集，便可以敷衍记事了。中国文字的由来，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门外文谈》(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)

• 4 •

文字在人民间萌芽，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门外文谈》（一九三四年）

但即使“目不识丁”的文盲，由我看来，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。他们是要智识，要新的智识，要学习，能摄取的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门外文谈》（一九三四年）

由历史所指示，凡有改革，最初，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。但这些智识者，却必须有研究，能思索，有决断，而且有毅力。他也用权，却不是骗人，他利导，却并非迎合。他不看轻自己，以为是大家的戏子，也不看轻别人，当作自己的喽罗。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，我想，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门外文谈》（一九三四年）

自信力的有无，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，要自己去看地底下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（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）

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，将竹枝词改成文言，将“小家碧玉”作为姨太太，但一沾着他们的手，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。

《花边文学·略论梅兰芳及其他（上）》（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）

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，归根结蒂，还是不能凭空创造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叶紫作〈丰收〉序》（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）

我们是应该将“名人的话”和“名言”分开来的，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；许多名言，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名人和名言》
（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）

二、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

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

《呐喊·狂人日记》（一九一八年四月）

所谓中国的文明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。所谓中国者，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。

.....

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，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，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，被吃，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，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，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。

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，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。扫荡这些食人者，掀掉这筵席，毁坏这厨房，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！

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（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）

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，有贵贱，有大小，有上下。自己被人凌虐，但也可以凌虐别人；自己被人吃，但也可以吃别人。一级一级的制驭着，不能动弹，也不想动弹了。因为倘一动弹，虽或有利，然而也有弊。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——

“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。下所以事上，上所以共神也。故王臣公，公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阜，阜臣舆，舆臣隶，隶臣僚，僚臣仆，仆臣台^①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七年）

《坟·灯下漫笔》（一九二五年
四月二十九日）

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，自然无从断定。然而，总之，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，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，是显而易见的，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。

《集外集拾遗·〈争自由的波浪〉小引》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）

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（yán 音严）宴，有吃的，有被吃的。被吃的也曾吃人，正吃的也会被吃。

《而已集·答有恒先生》（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）

自然，“喜怒哀乐，人之情也”，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，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，饥区的灾民，大约总不去种兰花，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，贾府上的焦大，也不爱林妹妹的。

《二心集·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（一九三〇年）

帝国主义和我们，除了它的奴才之外，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？我们的痈（yōng 音拥）疽（jū 音居），是它们

① 王、公、大夫、士、阜、舆、隶、僚、仆、台是春秋时社会上的等级制度名称，前四种属于贵族，后六种属于奴隶。

的宝贝，那么，它们的敌人，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我们不再受骗了》(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)

……中国自己的韩退之^①等说：“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(zhū 音珠)”。

《准风月谈·同意和解释》(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)

人为万物之灵，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领大。最初原是马马虎虎的，可是因为“知有母不知有父”的缘故，娘儿们曾经“统治”过一个时期，那时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后来的族长还要威风。后来不知怎的，女人就倒了霉：项颈上，手上，脚上，全都锁上了链条，扣上了圈儿，环儿，——虽则过了几千年这些圈儿环儿大都已变成了金的银的，镶上了珍珠宝石，然而这些项圈，镯子，戒指等等，到现在还是女奴的象征。

《准风月谈·男人的进化》(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)

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。因为从那里，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，的酸辛，的挣扎；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，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。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，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，是世界上有两种人：压迫者和被压迫者！

《南腔北调集·祝中俄文字之交》(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)

① 即唐代的韩愈。

自有历史以来，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（lù音路），奴隶，敲掠，刑辱，压迫下来的，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，也都身受过，每一考查，真教人觉得不象活在人间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病后杂谈之余》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）

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，实际上的不同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。这一世界中人，会轻蔑，憎恶，压迫，恐怖，杀戮别一世界中人，……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叶紫作〈丰收〉序》（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）

“咱们黄帝子孙”好象有两种：一种是“天生蛮性”的，一种是天生没有蛮性，或者已经消灭。

而“物质文明”也至少有两种：一种是吃肥甘，穿轻暖，住洋房的；一种却是吃树皮，穿破衣，住草棚，——吃其所不当吃，穿其所不当穿，而且住其所不当住。

《集外集拾遗·两种“黄帝子孙”》（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）

……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，不是奴隶就是敌人，决不能成为朋友，所以彼此的道德，并不相同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后记》（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）

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，养育流氓的。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，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，有用的鹰犬，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：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，一面利用